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三十回 一個英雄中計遭兇險 二位姑娘奮勇鬧公堂

且說前文論的是智化請沙龍的節目，沙員外在家中果遭兇險。君州的刺史姓魏叫子英，他本是王爺手下之人，就由黑狼山一破，魏刺史就通知了王爺。樂尚本是王爺的拜弟。王爺一聞此信，就立志拿沙龍與樂尚報仇。皆因按院到任，沒有工夫，這可得便來論，著魏子英拿沙龍，用囚車解往襄陽。刺史接著王爺諭後，就要派馬快班頭前去拿人。旁邊有位先生姓臧的，攔住老爺說：「不可，這個沙龍不是好拿的。要把他拿了，他有兩個女兒，大的還好，這個次女實不通情理。再說沙龍老兒一反臉，去幾口號人也拿他不住。」魏老爺問：「依你之見？」臧先生說：「要依書班愚見，拿老爺的帖，把老頭子請來吃飯，暗把官人藏於屏風後，老爺丟金杯為號，使他不防，將他上囚車就走。」老爺點頭。先生說：「要請沙龍，非李洪不可。」臧官說：「不行，先生不知李洪與他是結拜兄弟。上次有媒人去說沙龍的女兒與我兒為妻，媒人教沙龍罵出來了。我正要找尋沙龍，李洪求情，一定要他的女兒，他可以去說。我一氣不要了。今要叫他去，豈不將沙龍放走？」臧先生說：「老爺無妨。一面派人叫李洪，一面將李洪家口收在獄中。老爺與他說明，沙龍不到，不放你的家口。」老爺一聽，說：「此計甚妙。」一面派人拿李洪家口，一面去叫李洪。

李洪進來，見老爺行禮。老爺說：「拿我名帖到臥虎溝將沙龍請來閒談，提你老爺衙中立等。」為李洪拿了臧官名片，將才要走，臧官說：「回來，我是立功。要是請不了來，你的家眷可在獄中，不用打算出來。」李洪點頭出衙，正遇上一伙人擁著自己家眷，連老娘也在其內。有自己的伙計回來告訴，總是早把沙員外請來才好。李洪就知臧官不是好意請客，又不能泄漏，自己的家眷要緊。

自出城至臥虎溝，門上有人回進話去。沙員外請人見禮，問兄弟的來意。李洪就把名片拿出，交與員外一看，說：「我們老爺說請老哥暢談。」沙員外一笑說：「賢弟不要哄我。吾自知之，又是為你的姪女之事。我去見他，這不怕了，全是有了人家了，受了人家聘禮。你大姪女是智大弟為的媒，給了艾虎了。次女給了韓天錦了，蔣四老爺為的媒。我去見他，你叫他另說別人家之女罷。」

原來是魏子英有一個兒子，小名叫狗兒，大名字送生。這小子仗著他父是地方的現官，由著他的性兒亂鬧，臥柳眠花。又有他一個小童兒，是臧先生之子，小名叫馬兒。全是馬兒出的主意，捧著魏狗亂鬧，越鬧越大，就要搶人。可巧那天遇見沙鳳仙、秋葵二位姑娘入山打鳥，鳳仙拿著彈弓子，秋葵拿著棍。魏狗兒見著鳳仙，他就二目發直。

馬兒說：「可別闖出禍來，這姑娘不好惹哇。」狗兒說：「我道怪愛她的。」馬兒的主意，回家告訴老爺，找人提親。真教沙員外罵出來了：「我的女兒，焉能配那狗子！」

媒人回去，搬了許多事非，沒搬動。

如今李洪一來，員外就知又是為女兒事情來了。「兩個女兒全給了人家了，我這還怕他麼？」換了衣服，帶了一名從人，同著李頭出了臥虎溝的東梢門，進了城，到了刺史衙，有執帖門房進內回稟。不多時，正門大開，有人說：「請老員外。」直到花庭，臧官迎接出來。老員外欲行大禮，臧官攔住，落坐獻茶。老員外說：「不知大人呼喚小民，有何見諭？」魏子英說：「豈敢！老兄台，我是久有此心，請老兄台到敝衙暢談。」

隨就吩咐擺酒，讓老員外上座。沙員外推辭了半天，方才落坐。酒過三巡，這才談話說：「老員外前番拿了黑狼山的山賊，可算幫著我清理地面，你總算有功之人，我令人去要差使，你怎麼不給？」沙爺說：「非是小民不給，有開封府的蔣四老爺，那日與大人的差役口角分爭。大人如果不信，請大人問著差役，便知分曉。」臧官立時詐喊道：「好一大膽沙龍！你這般光景，目無官長，藐視你老爺！」別看沙員外可是個武夫，處處總講「情理」二字，撩衣雙膝點地，說：「老大人暫息雷霆，小民不敢。」臧官早就把手中金杯「噹啷」丟在地上，由屏風後馬步班卒有三口號人，往上一擁，不容分說，把沙員外捆將起來。沙員外破口大罵：「你敢是反叛的一黨！」魏子英吩咐官人將沙員外上了囚車，復又吩咐將李洪家眷放出。先生叫官人出去，看沙龍帶來多少人，立時拘拿進來。少時官人回話，沙龍帶來從人依然跑去了。先生說：「不好了！他這從人跑去，必然家中送信。倘若他的女兒前來，老爺早作準備才好。」臧官一笑：「難道還敢反了不成？先生不必多慮。此事多虧先生妙策，這裡有的是酒，請來一同相飲。」有人過去將杯拾將起來，重整杯盤。

酒飲不到一個時辰，忽聽外邊一陣大亂。官人飛跑進來說：「老爺，大事不好了！」

臥虎溝沙員外家兩個姑娘殺奔來了，老爺快逃走罷！」臧官吩咐叫官人好生用心，與我拿住。官人回稟老爺：「誰敢拿？」又有三四個官人跑進來說：「快逃罷！不走就是性命之憂。還得打後門逃跑，前門還是走不的。」話言未了，就往外門逃命去了。先生說：「吾要走了。」老爺說：「等等，你背著我罷，我腿肚子轉了筋了。」先生早跑出多遠去了。老爺把紗帽一丟，靴子一脫，拆了玉帶，扯了紅袍，「呱呱唧唧」就跑。怎麼「呱呱唧唧」的？那是光著襪底的聲音。到後門正遇見太太，披頭散髮的逃命。他拉著太太逃在民房中躲避去了。

前面是沙員外被捆上囚車，從人一見撒腿就跑。到了臥虎溝，正遇見大漢史雲，外號又叫楞史，艾虎的徒弟，漁翁張立、史氏媽媽的內姪。就皆因大戰黑狼山，父女巧相認之後，金大人帶張立、史媽媽夫妻上襄陽上任去了，就把史雲留在家中，常上臥虎溝來。今日正遇著老員外的從人，嚷道：「史大爺，不好了！」史雲問：「什麼事？」僕人說：「老員外叫臧官請吃飯，把老員外誣去捆上，用囚車解了上襄陽去了！我回家送信。」史雲說：「快給大姑娘他們送信去罷！」史雲正入大門內，可巧正遇著二姑娘秋葵。史雲說：「二姑娘，我沙爺教臧官解往襄陽去了。」秋葵聞聽，急入內告訴姐姐。

一同出來，二位姑娘全換了短衣服，鳳仙拿了彈弓，跨了雙刀；秋葵是一條鐵棍；楞史拿一根門栓。外面街坊聚了多人，全是受過沙員外的好處的。眾人全拿長短兵器，全本是各戶都願意把員外救回。秋葵出村一礮，將鳳仙背在她的身上，不多時就進了城。

到了衙門口，醜姑娘把她大姐姐放下，自己一晃鐵棍，嚷了一聲，如同打了一個霹靂相似一樣。誰想打進去，連一個人也無有了，三班六房全跑遠了。故遠遠望見塵沙蕩漾，土雨翻飛，一則懼怕二位姑娘，二則間全都受過老員外的好處，故此全都跑了。醜姑娘由大堂上打起；「嘩喇」打進去，把大堂上橫樑子、公案桌、後屏風、鳴冤鼓，一齊俱都粉碎，直打到後面一層一層的房屋，大大小小的臥室，古銅玩器等，一概全完。

醜丫頭如同瘋魔的一樣，打了三個來回，連一個人影兒也沒見。

忽然間由西月亮門出來一人，冷笑道：「哈哈，我猜著了，姑娘你是找你大爺來了。」你道這個人是誰？送生來了。皆因臧馬陪著大爺練武，皆因他不好唸書，硬說他沒帶學堂來，改了練武了，其實就擔個練武的名氣。正在西花園裡，聽見外邊一陣大亂，撞出來一瞧，這人東西亂跑，回去告訴魏狗說：「大勢不好了！眼見臥虎溝的姑娘打了來了，連太太都跑了，咱們逃命罷！」魏狗一聽說：「不是上回咱們瞧的那姑娘罷？」

臧馬說：「就是他。」魏狗說：「他許是找大爺來了，我得出去見他去。」馬兒說：「可拿上兵器。」送生提了一條槍，躍出西院，與二位姑娘撞成一處。若論勝負輸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